

紅 軍 長 征 故 事

中 原 新 華 書 店 印 行

紅 軍 長 征 故 事

出版者中原新華書店

發行者中原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七月出版

X(大)! — 8000册

目錄

一 突破烏江天險	(一)
二 巧奪金沙江	(五)
三 通過褒褒區	(九)
四 搶渡大渡河	(一三)
五 飛奪瀘定橋	(一六)
六 翻過大雪山	(二〇)
七 草地行軍	(二三)
八 天險臘子口	(二七)

長征回憶片斷

老山界	定一 (二三)
渡金沙江	李立 (三八)
重逢	劉振江 (四二)
長征中的幾件事	張政璠 (五一)

羣花山上.....	羅良儼(五四)
過雪山記.....	李立(五九)
草地.....	蔡前(六三)
憶過草地.....	黃玉山(七〇)
一個掉隊的小鬼.....	林間(七四)
紅軍的炊事員——老路.....	袁血卒(七九)
陝北游擊隊歷史故事、	
懷義鬪.....	朗亭(八七)
雷老婆.....	高朗亭(九七)

一 突破烏江天險

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從江西出發，接連衝破了敵人三道封鎖線，消滅了數十萬的頑敵。僅僅三個月的工夫，就走遍了江西、湖南、貴州等省。出乎尋常的戰鬥力和旺盛的攻擊精神，連敵人也大呼驚奇不止！

烏江戰鬥開始的一天，我先頭部隊已逼近江邊的江界河（渡口），所謂烏江天險，就橫梗在眼前了。

烏江江面寬約二百五十米，水流每秒一米達八，南岸要下十里極陡石山，才能到江邊；北岸又要上十里的陡山，才是通遶桐的大道。其餘兩岸都是懸崖絕壁，在江中整天不見太陽，水中暗礁四伏，沿江每隔十里地才有一個渡口，平時人們來往，不經過渡口是無法渡江的。

這時沿江船隻，早被敵人搜去，連南岸的幾間茅房，一併燒得乾乾淨淨。

對岸守江敵人，在渡口（大道上）配備有兩個連哨，渡口上游約五百米達處有條極小的橫路，與這渡口大道相通連，勉強可以走人，但兩岸都有沙灘，很難上岸，敵人在此僅配備排哨，是唯一的強渡點。在離江水百餘米的岸上，築有工事，大道上一個廟裏住着預備隊，其他預備隊則在離江邊五里後面的山上，敵全部兵力約三連。

當我們先頭部隊前進，佔據了離江邊數百米的一個油榨房的時候，敵人開始發覺，「兵」員兵」向我們打起槍來。

晚上，首長們觀察地形回來，決定明晨強渡。在全體自願報名的一連中，挑選了十八個指戰員，準備游水渡江，驅逐敵人警戒，掩護後續部隊強渡；一方面命令工兵部隊連夜趕製竹筏。

次日（二日），密雲細雨，朔風刺骨，渡口的伴攻却開始了。敵人慌忙躲入工事，不斷向兩岸射擊。

我游水過江的第一批，八個戰士脫了衣服，光赤着身子，每人帶駝壳一枝，「卜通」「卜通」連跳入江中，那樣寒冷急流的水，經過十幾分鐘後，才登對岸，隱蔽在敵警戒下的石崖下，可惜交給他們帶去準備架橋的繩，因水流太急太寬，無法拉過去，一方面泗水同志受寒冷刺激，已無力氣。於是另派人繼續用竹筏強渡，第一個筏子剛撐到中流，被敵火擊中沉沒了。繼續強渡已不可能，只得仍招那八個戰士洩回，其中一個，赤身凍了兩個多鐘頭，無力洩回，泗至中流而牲了。

一次強渡雖告失敗，完成戰鬥任務的決心却絲毫沒有鬆動。

一個辦法未成，第二個辦法來了。決定第四團第一營於夜晚偷渡，工兵也奉命迅速趕造雙層竹筏。

黃昏以後，第一營的紅色健兒，靜悄悄的集結在江岸上。第一筏載了五個戰士偷偷地往江中划去，對岸敵人並未知覺，仍然時而打冷槍。第一連連長毛振華同志率傳令員一人撐馬槍一枝，機槍手三人，輕機槍一挺，登第二筏再往江中划去，第三、四筏打算等他們登岸後再行出發。二十分鐘很快過去了，還不見原約定記號，是否已靠對岸，難以推測。一個多鐘頭後，第一筏的五個戰士沿岸摸回來了，據他們說：水流太急，黑暗裏認不清方向，到了江心被衝流而下二里多路，才順水流靠南岸，棄筏沿水邊摸索回來。可是第二筏是否也遭到同樣命運，被水衝走了呢？但不管怎樣，第三筏又開始出發了，划到中流，不能再划，不得不折回，夜渡又告失敗。

經過兩天的隔河戰鬥，敵人又增加了一個獨立團，今天（三日）大道上面及強渡點背後山上都增加了峭篷，並有迫擊炮向南岸射擊，沿河仍在加修工事。

九點鐘，強渡又開始了，大渡口只以小部隊攻。全部火力集中到強渡點來，在我火力掩護下，裝好了輕裝的戰士三個筏子（十餘人），一齊向敵人划去；一個划手同志的竹篙一連斷了三根（三次中彈折斷），但是三個強渡筏子終於靠岸了，第二批又在繼續渡了。

這時，對岸敵人極其恐慌，拚命向強渡者射擊，突然在敵軍士哨的抵抗腳下石崖裏，出現幾個人，一架輕機槍猛烈向敵射擊，接着一個手榴彈，把敵人的軍士哨打得落花流水，逃之夭夭，這幾個人迅速佔領了敵軍士哨，這時，我竹筏上的部隊安全登陸了。

你道這幾個人是誰呢？原來昨夜第二筏偷渡的毛連長，竟然完成登陸任務，只因離敵太近（僅隔二三十米達），他們用一根火柴示光，我岸卻沒有看見。

昨夜他們着陸後，五個人團在一處等待後面渡江部隊。只聽得峭篷裏幾個敵人士兵在談：「這個紅軍真厲害，昨天上午那些『水馬』（註）真不怕冷啊！幸好泗過來的沒幾個，不然糟糕！」『我聽排長說，這是他們的頭隊伍，再兩天大隊來了，才不煩了。』另外一個噓呼着：「三排長！工事做好嗎？要注意呀，他的水馬晚上弄過來呀！」

跟去的幾個戰士，實在忍耐不住了，向毛連長建議：「我們去打垮這上面一班人吧，有把握！」毛連長不同意這樣做，打垮這個班，固然沒問題，可是洩露秘密，反而壞事。他又低聲警惕的告訴同志們：「萬一敵人發覺，我們只有極堅定的待敵走攔，用手榴彈對付。打死他一些後，實在敵不過他，只有投江，我們是紅色戰士，我們應該死不投降！」就這樣，他們在這江水浩浩，冷風刺骨的烏江邊石崖下過了一夜。

現在毛連長與第一批強渡的戰士會合了，佔領了軍士哨後，繼續向敵人排哨進攻，在機槍

護下，接連幾個手榴彈，全都上了刺刀，不一會，奪取了敵人排哨抵抗線，敵一個排死傷過半，往上堵去。等我們進擊到那筆陡的壁路下的時候，敵人的增援部隊來了。（今晨敵又增一個團）約一個營扼守高處，居高臨下向我反攻，我以少敵衆，加上地形不利，無法再追進。正在極端緊急的時候，我後續部隊也趕到一個排，一下子就投入衝鋒。把敵人打退了。到了半山，但因為石山太險，不能散開，不便接近，終於又停止，無法前進。正在敵我相持不下時，我強渡指揮員發覺在左側一處石壁可能攀登，立刻派一個班攀登而上，越峭壁，不料竟佔領敵右前方的一個石峯，在這一個班的火力猛射下，敵人站不住了，我正面亦開始猛攻，奪得敵主要抵抗線。大道渡口敵人聽見這邊衝鋒號喊殺聲，知道大勢不好，也開始撤退，這時我強渡部隊已過來了一個連，沒有來得及等待後續部隊，即跟蹤追擊，於下午五時佔領豬場（離江邊四十里，敵江防司令部所在地）。創造了一個連猛追三個團的奇蹟。

天險的烏江就這樣被突破，首先過江的，只有二十二個紅色英雄。

（註）敵人稱我渡河勇士爲水馬。

二 巧奪金沙江

突破了烏江天險，紅軍一部，乘勢佔領遵義（縣城名，在貴州省北部，是貴州的第二大城。另一小支隊急趨至昆明（雲南省城）城邊六十里處的楊村，給敵人以極大威脅。使敵人倉皇失措，只能到處調兵守昆明，却分不出也來不及派遣大軍防守金沙江，而我大軍却從容地向雲南境挺進。

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教導團前進到離金沙江二八〇里的彝民地區，接到要他們「五一」奪取金沙江的命令。

這是與整個北進戰略方針有決定意義的嚴重任務，因為其他渡口均被敵人佔領，扼守對岸，而且燒燬了船隻，現在只剩下唯一的渡口了。

三十日晨，天上稀疏的晨星還在閃爍，担任前衛連的政治營第八連同志吃飽了飯，勇敢而又活潑的向北前進了。政治八連是年青共產黨員和優秀的政治幹部，雖然有些才十六歲，他們依靠政治上堅定不拔的意志和萬餘里鍛鍊過來的兩條腿，一整天就走了一百里！

連日行軍，已覺辛苦，而今又趕路，的確，疲勞了！腳也酸痛了，那被汗所沾污的衣服，發出酸臭的氣味。

「一到目的地，八連長就招呼着：『明天還有一八〇里呀。大家爭取時間休息。』於是趕快用熱水洗個澡，吃了飯都休息了。」

大家正睡得舒服的半夜裏，被起床號驚醒了，急忙忙吃了飯，整理了武裝又出發。

戰鬥姿態的一八〇里熱天急行軍，行——休息——爬山——下嶺，一邊揩汗，一邊唱着紅軍勝利歌，活躍地前進。直走到天色將黑，聽衆民說，只有五〇里了，這給大家很大鼓勵。再走，天慢慢黑了，又過了五個鐘頭，已過二更時分。從一個高山陡直的下坡，除了半明不滅的淡月和稀少的星外，一切都是黑暗寂寂的。一會兒，隨着微風送來「沙……沙」的聲響，突然打破戰士們在夜行軍中的寂寞。「聽！——細聽呀，這就是金沙江江岸了吧？」一個小同志驚訝地注意地面走一面說。

突然間，對面來了幾個人，有一個提着燈籠，「大約是敵人的巡邏吧！」走在前頭的一個班立刻散開埋伏，其餘隊伍停止。來近了，近了，正要動手！再一看，啊，原來是熟人，——是派去前面的便衣偵察呀！

偵察員告知了敵情與渡河點，於是迅速接近河邊，那時正橫着夜渡無人的兩個小艇，當時我們好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喜歡到極點，幾乎大笑出聲來。

渡河，兩隻艇只可以容三十人，於是一排人先渡過去，撐艇的是我們預備了的好手，在那寬約三百米達的急流中，飄忽的過去了。

黑沉沉的夜半，看不清船靠岸的地方，一上岸走幾步，忽然發現前面有個黑影，見着我們向後便跑，戰士們跟着便追，不到十米達，到一座房子外，那個黑影亂打房門，急急的叫着：「開門……！」底下的話還沒說完，被我們一把捉住，原來是一個守河岸的哨兵！那房子裏聽到外邊打門，很不高興的罵：「見鬼麼？半夜來打門！」說完再不答理。這時又聽到另一個的聲音。

『白板』『三索』……從門縫中看出裏面正在打麻將，同時房中的鴉片的氣味撲鼻吹來，我們開始叫門了。

——開門呀、先生！

——幹什麼？

——過路的。

——過什麼路？明天再來。

——納稅麼。

裏面聽到『納稅』二字，急忙有一個人出來開門，原來他們是厘金局，紅色戰士們摸到門前，在黑暗中看清了它的招牌，所以嗾呼納稅。那人剛開門就被我們捉住了。

接着「一、二、三、四、五……」捉了一個房，又捉別一個房，賭牌的、抽烟的、睡覺的，都捉他個精光，共六十多人，其中有三十多個武裝兵啊！

不費一槍一彈，不損一人，也沒有一個掉隊，——當然腳是走痛了——奪取了天險金沙江。捉得許多俘虜之後，知道明天便有一營兵前來防守，真的來了，船隻如被破壞，怕仙人也難渡過這驚濤怒浪的金沙江！無論如何得先下手為強。

這時，教導團的主力陸續趕到，急忙忙連夜渡河，但不管你怎樣急，一次只能渡三十人，過去不到十分鐘，回來却非半點鐘不可。河水的急和江面的寬闊，無法架橋，靠那兩隻小艇爬來爬去，整日夜只能夠渡一三二〇人，那麼整個野戰軍，則非×個月不可，這還了得，於是派小部隊分頭弄船隻，結果弄來了九隻大船，協同夜渡。

當晚，除了必要的警戒外，都在沙灘上露營。一覺醒來，天已大亮，回顧滔滔急流的金沙江就在身後，兩岸萬山重疊，高插雲霄，峭壁懸崖，祇有零星的枯草，點綴着光禿禿的山，那一羣

一羣的猴子在石壁上攀來攀去，忽而對人看，忽而躲進石崖裏去了。河灘初升的紅太陽照射成了一片金色。

教導團僅留下一個連維持渡河秩序，其餘全部出發，直取通安。行約十里剛上山時，發現左翼大道上有敵約一營向我前進，而右翼山上也發現有敵扼守，因山道狹仄，兩邊又是削壁，敵人有機步槍射擊，更滾放大石，極不易仰攻，我們以極迅速的躍進，通過一個排接近隘口，在刺刀手榴彈猛烈衝鋒下，敵人潰散了，接着我們取得了扼要的山口，成為渡江的堅固屏障。部隊又繼續前進，順利地佔領了通安，守敵兩個團全被擊潰，俘虜團長以下六百多，而我們只傷八人亡四人，以極輕微代價換得偉大勝利。從此，教導團的威名傳開了，——特別是川軍，聽見戴鋼帽的紅色教導團便望風而逃。其實那時教導團參加通安戰鬥的也不過四百條槍呢！

後面的大隊人馬，不分日夜的渡江。每夜，兩岸燃起大堆的火，汽燈也點起來了，江岸、江面都照得亮晃晃的，繼續着一船一船的過。

大批的驢馬，卸下了鞍，飼養員同志拿着棒，從岸上趕它們過江。第一批剛踏到水裏，就給那浪濤聲嚇怕了，當時只過了三個大驢子英雄，其餘的往岸上跑，無法擋住，嚇的狂嘯着。其中有兩匹又黃又瘦的在水浪中進退兩難，就給波浪扯了下去，像兩個大球似的在江心翻了幾下，就看不到影子了。

三 通過保堡區

紅軍強渡了長江的流金沙江，以閃電之勢攻佔了會理、西昌（西康省地名，在會理以北）、冕甯（西康省地名，在西昌以北。）等地，擊潰了川軍的阻擊。

但是艱巨的任務還在前面，爲了擺脫敵人的追擊，勝利的完成北上，就必須搶渡百傳天險的大渡河。

由冕甯到大渡河的中間，隔着保堡區。這是一個充滿神話傳說的落後民族的地區，種族的成見和語言不通，崎嶇的山路和可怕的瘴毒（熱帶地方的一種傳染病，又稱瘴氣），更增加了進軍的困難。但是紅軍爲了迅速前進，出敵不意搶渡大渡河，毅然決定了取道保堡區。一九三五年四月，紅軍在佔領冕甯後，即以劉伯承、聶榮臻、羅瑞卿、蕭華等負責同志率領英勇的紅一師第一團和一個工兵連爲先遣隊，借道保堡區，迅速佔領安順場以掩護中央紅軍渡河。

保堡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之一，住在四川西南，由冕甯以北到大渡河南岸，方圓百餘里的山地中。在魏蜀吳三國時代，保堡也積極的活動和發展起來，威脅到劉備的後方，曾經引起諸葛亮帶大兵去征保堡，保堡首領流矢傷天險和漢軍頑抗，直到被諸葛亮七擒七放才降服。諸葛亮至今還被保堡人一樣的崇拜着，現在的保堡大概就是孟獲的後代。

保堡分黑彝和白彝兩種，「黑彝」屬土民，漢人呼之「黑骨頭」，性情強悍、純直，赤足露背，爬山很快，跟猴子一樣，下穿袴，管甚大，如布袋，上披無領的自製毛氈，色灰白或黑褐，

頭纏白色或灰色毛線物，食物不用筷，多用手捧，最喜喝酒，平日不生產，食物多是「蕎麥」和「蕎麥」，由白麩耕種。白春是漢彝混血種是被黑彝俘獲未殺的漢人，就留作奴隸（稱娃子），或給彝女成婚，生子生孫都是黑彝主人後代的奴隸。每家黑彝幾乎都有若干白彝，強大的「碼頭」（土司以下的首領）則有數百娃子。由於漢人的官吏、軍閥、地主對他們一貫的歧視，除用種種狡詐方法騙取他們的民財物外，更迫使他們繳納捐稅，常常派遣大兵去殺捕彝民，燒房子宰牲口，這樣就造成了漢彝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使彝人也不時成羣結隊，到漢人區域來搶殺，來報復。紅軍的入境，在他們看來與四川軍閥的「官兵」有同樣的危險性，於是從四山呼囂而來的保保，揮舞長矛刀棒，環追着紅軍。

紅軍沉着前進，縮短行軍間距離以防突然的襲擊，大家都警戒着，但是誰也不以保保的無理而激怒。因為他們的落後的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了他們不能了解我們紅軍啊！

進到保保境內三十里的谷麻子（地名），紅軍已經不能通過堵塞的人羣了，保保攔住去路，叫嚷着，從他們手足和面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斷然通過將會引起衝突了。

這時，跟在主力後面沒有武器的工兵連，他們只帶架橋的器材和工作器具，掉在後面一百多米達時，保保即蜂擁而上，搶奪他們的工具和背包。

保保的體格魁梧，褐黑的身體高出普通人半尺，寬肩巨腕，臂力又大，工兵連無法抵抗，於是保保搶去工兵連所有的東西，最後連他們的衣袴都脫光了，可是他們並不殺害紅軍，工兵連只好赤條條的退回原路去。

先頭部隊停止前進後，保保便密密重重的圍起來，通司（翻譯）立刻向保保表明紅軍不是來搶奪保保，只要借路，並且不在保保地方休息，保保仍然擺手揮刀，高叫「不許走！」「要買路錢！」紅軍答應拿出五百塊銀元發給他們，於是保保紛紛伸手上前，銀元發了數千，保保還是成

翠的湧上。

正在混亂的時候，遠處的谷口，揚起一陣沙土，沙土像風一樣飛過來，領頭的一匹馬上坐着一個半百的長者，僕僕稍微的安定了一下，通司認識這馬上的長者便是僕僕首領小葉丹的兄長。

先遣隊首長蕭華同志請通司找小葉丹的兄長談判，這人騎着一匹漆黑的駿驕，他慢慢跨下騾來，他揮退了集聚哄鬧着的僕僕。蕭華同志上前說明紅軍不是來騷擾僕僕的，紅軍已打遍了天下，這一次劉司令親領十萬大軍北征，路過僕僕區，願意與僕僕的首領，拜結兄弟，將來打平天下，一定幫助僕僕。

小葉丹見紅軍紀律嚴明，知道不是騙他，又聽說親率十萬紅軍的劉司令又願與他結拜兄弟，自然與沖沖的一口答應了。

這時，劉伯承同志正在考慮：繼續前進會引起僕僕的衝突，影響到後方主力的順利通過，大家正在研究對策的時候，蕭華同志帶來了興奮的消息，劉司令毫不猶豫的上了馬。

當劉司令來到部隊先頭，小葉丹兄弟和其他幾位首領也來了，蕭華同志給他們介紹騎在馬上的便是劉司令，小葉丹兄弟立刻拱手鞠躬行禮。劉司令親切的抱着小葉丹，誠懇的重申紅軍的來意，表示很願意與小葉丹兄弟拜盟。將來紅軍一定幫助僕僕，幫助他們解除一切外來的欺壓；同時贈送了他們許多禮物。

沒有香，也沒有燭，就在橫斷山脈的一個清水池塘（名爲海子邊）旁，站着劉伯承將軍和小葉丹兄弟，三隻大碗擺在他們面前，一個僕僕把鍋頭一斬，鷄血淋漓在冷水碗裏，將血水分作兩碗，小葉丹要劉司令先吃，劉司令高高端起血水碗大聲說：『我劉伯承同小葉丹今天在海子邊結義弟兄……』說了一口而乾，小葉丹一面大笑說好，一面也同樣喝完了盟酒。

盟誓後，小葉丹和僕僕才大放心，帶了十多個娃子，送我們一齊下山。

第二天早飯後，小葉丹在尖六連後頭走，爬上頭一個山脚時，見十幾家沽雞家的僮僕拿著紅旂，揹着長槍，口裏打着「嗚呼」「嗚呼」，表示歡迎，上了山頂，他們帶我們一同到他們村上的門口，見他們已排好隊，每個都拿着梭鏢，打着赤膊，赤足圍着麻布毯子，見了我們，笑瞇瞇的站起來，好像一家人了。

我們隊伍到了村莊面前休息了，小葉丹告訴我們，他不能再走了，因為前面已不是他管的地方了。他派了四個娃子送我們到前面村莊，還挑選了二十個娃子到我們隊伍裏來學習軍事，準備學會了回來打四川軍閥，我們送了他一枝手槍，他愈加高興，把一匹高大的黑驢子送給司令員。

一路經過卡納，阿爾那些阿回、阿紅的地方時，有僮僕交涉後，都能順利通過。當我們走過村莊時，有的站在路的兩邊看我們的隊伍，有的笑瞇瞇的夾着隊伍同走；見了紅軍手上的手巾鞋子，馬上向你討，或搶了就跑，見了騎馬的指揮員過來的時候，就拱手要錢，可見他們生活的困難。

太陽已快下山了，一路還沒有看見一間房子，可是大家還不覺得什麼，只在想着到大渡河還有多遠呢？忽然滿天籠罩了烏黑的雲，一下子風來了，雨也來了，戰士們都帶上箬笠，拿着傘，仍是不斷的走着，在斜風細雨下，戰士們的草鞋、襪子、有的衣服也溼了，在油滑的污泥路上繼續前進。